

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登录号 873366

书号 K257.5
394-1

资 治 通 鉴 全 译

卷一百八十五
至一百九十九

第十三册

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成武起（公元618年）
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止（公元655年）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登录号 873366

书号 K257.5
394-1

资 治 通 鉴 全 译

卷一百八十五
至一百九十九

第十三册

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成武起（公元618年）
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止（公元655年）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五

唐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正月，尽七月，不满一年

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^①

武德元年

1 春，正月，丁未朔，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^②。

唐王既克长安，以书谕诸郡县，于是东自商洛^③，南尽巴、蜀，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、氐羌酋长，争遣子弟入见请降，有司复书，日以百数。

2 王世充既得东都兵^④，进击李密于洛北^⑤，败之，遂屯巩北。辛酉，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，桥先成者先进，前后不一。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，密营中惊扰，将溃；世充不知，鸣角收众，密因帅敢死士乘之，世充大败，争桥溺死者万余人。王辩死，世充仅自免，洛北诸军皆溃。

世充不敢入东都，北趣河阳，是夜，疾风寒雨，军士涉水沾湿，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。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，自系狱请罪，越王侗遣使赦之^⑥，召还东都，赐金帛、美女以安其意。世充收合亡散，得万余人，屯含嘉城，不敢复出。

密乘胜进据金墉城，修其门堞、庐舍而居之，钲鼓之声，闻于东都；未几，拥兵三十万，陈于北邙，南逼上春门。乙丑，金紫光禄大夫段达、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拒之^⑦；达望见密兵盛，惧而先还，密纵兵乘之，军遂溃，韦津死。于是偃师、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、检校河内郡丞柳燮、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。窦建德、朱粲、孟海公、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，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，密曰：“东都未平，不可议此。”

3 戊辰，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，秦公世民为右元帅，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。

4 东都乏食，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；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，不可胜数。

5 二月，己卯，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琚将兵出商洛，徇南阳，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、襄。

6 李密遣房彦藻、郑颋等东出黎阳，分道招慰州县。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、宋州总管，又以手书与之曰：“昔在雍丘，曾相追捕，射钩斩袂^⑧，不敢庶几。”汪遣使往来通意，密亦羁縻待之。彦藻以书招窦建德，使来见密。建德复书，卑辞厚礼，托以罗艺南侵，请捍御北垂。彦藻还，至卫州，贼帅王德仁邀杀之。德仁有众数万，据林虑山，四出抄

掠,为数州之患。

【注释】

①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:唐高祖李渊死后追封谥号。李渊(公元566~635年),唐开国皇帝,在位9年(公元618~626年)。字叔德,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西北)人。因父昞袭封唐国公,兵克长安,进封唐王,遂受隋禅,国号唐,建元武德。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,消灭地方割据势力,统一全国。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,李世民“玄武门之变”,被迫传位,自称太上皇,庙号高祖。

②剑履上殿,赞拜不名:佩带宝剑,穿着履上殿,司仪宣读礼仪,自我参拜皇帝不呼姓名,为特优礼遇。因隋制,大臣上殿不得剑履,赞拜必呼其名。

③商洛:古县名。治所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西北。

④王世充:隋末割据者。字行满,新丰(今陕西临潼东北)人。炀帝初,为民部侍郎,出任江都郡丞。炀帝末,镇压农民起义,升江都通守。因瓦岗李密逼东都派其援救。炀帝被杀拥立越王侗;击败李密自立为帝。其后降唐被杀。东都:洛阳,与西都长安对称。

⑤李密:隋末瓦岗军首领。京兆长安人。应杨玄起兵黎阳,玄败被捕,逃入瓦岗军,由自统一军到为主称魏公。其后为王世充击败。

⑥越王侗:隋炀帝孙杨侗,封越王,炀帝赴江都,留守东都;炀帝被杀,即帝位,年号皇泰,后被王世充所逼退位并被杀。

⑦金紫光禄大夫:加金章紫绶的光禄大夫,掌顾问应对。民部尚书:隋唐尚书省六部之一的民部尚书,掌文书之职。

⑧射钩斩袂:指齐桓公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及晋文公不怨恨曾追杀他斩其袂的寺人,以喻不计前仇。

【译文】

唐纪一 起戊寅(公元618年)正月,止七月,共七个月。

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

武德元年(戊寅,公元618年)

1春,正月,初一,隋恭帝诏令唐王可以佩剑着履登殿,赞拜皇帝

不必呼名，表示优厚礼遇。

唐王已攻下长安，用书信晓谕各郡县。于是，东从商、洛，南到巴、蜀，郡县长官及盗贼大头目，氐、羌少数民族酋长，都纷纷争着派遣子弟入朝拜见皇帝，请求受降。主管这方面的官吏，每天的回信，要以百封来计算。

2 王世充已得到东都兵权，就在洛水以北进攻李密的军队，打败了李密的军队，于是在巩县北边驻扎下大军。十五日，王世充命令诸路军队各自建造浮桥，渡过洛水去攻打李密的军队，由于先造好桥的先进兵，因此前后不一致。虎贲郎将王辩攻破了李密军营外栅栏，营中的士兵已惊恐骚乱，势将溃败；王世充不知真相，便命令吹响号角收兵；李密因此率领敢于拚死的勇士乘机袭击，王世充军大败，蜂拥争过浮桥逃命而坠河溺死的士兵就有一万多人。结果，王辩战死，王世充仅以身免，洛北诸军也都溃败了。王世充不敢进入东都，向北疾走河阳。当天晚上，刮着迅猛的大风，下着酷寒的骤雨，士兵渡河又沾湿了衣服，在路上被冻死的又是数以万计。王世充独自与数千士兵到达河阳，而亲自绑缚入狱请罪。越王侗派遣使者赦免他的罪过，召令他回到东都，并赏赐黄金、布帛、美女来安抚他的情绪。于是，王世充收拾聚合散亡的士兵，共得一万多人，屯扎在含嘉城，不敢再出兵。

李密乘胜进兵，占据金墉城，将城门、城墙上的矮墙、房舍加以修整，驻军城内。军乐的钲鼓声，可以传到东都。不久，李密拥有军队三十万人，在北邙山列下阵势，向南逼近上春门。十九日，金紫光禄大夫段达、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抗拒李密；段达遥望李密兵多气盛，惊惧而先退回，李密乘势纵兵袭击，于是拒兵溃败，韦津战死。因此，偃师、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、检校河内郡丞柳燮、职方郎柳续等人，各率领所属军队，向李密投降。窦建德、朱粲、孟海公、徐圆朗等入，都派遣使者上表劝说李密登皇位，李密官属裴仁基等也上表请求他名正皇位国号。李密说：“东都尚未平定，不能够议论这

件事情。”

3 二十二日,唐王任命嫡长子李建成成为左元帅,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,率领各路军队十余万人援救东都。

4 东都缺乏粮食,太府卿元文都等人,招募守城不吃公家粮的,给予晋升为散官二品;于是,做买卖的商人,手执象牙朝笏,上朝做官的不计其数。

5 二月,初四,唐王派遣太常卿郑元琚率兵出商、洛,夺取南阳,左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,夺取安陆郡及荆、襄等地。

6 李密派遣房彦藻、郑颢等人,向东出发前往黎阳,分路向各州县招安抚慰。用梁郡太守杨汪做上柱国、宋州总管,又交给他亲笔信说:“从前在雍丘,您虽曾奉命追捕过我,但齐桓公能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反用为国相,晋文公能不怨恨因追杀他而割掉他衣袖的寺人,我不敢和他们相比,可愿意效法他们。”杨汪见信后,派遣使者来往通报诚意,李密也暗中派人笼络他。房彦藻用书信招抚窦建德,使他来见李密。窦建德回信,辞语谦卑,礼义甚厚,托因罗艺向南侵犯,请求保卫北面的疆域。房彦藻回来,到了卫州,被贼首王德仁拦击所杀。王德仁有徒众数万人,占据林虑山,四面出动抄袭掠夺,成为附近数州的祸患。

7 三月,己酉,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道行军元帅、都督十五郡诸军事,听以便宜从事。

8 隋炀帝至江都^①,荒淫益甚,宫中为百余房,各盛供张,实以美人,日令一房为主人。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,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,酒卮不离口,从姬千余人亦常醉。然帝见天下危乱,意亦扰扰不自安,退朝则幅巾短衣,

策杖步游，遍历台馆，非夜不止，汲汲顾景，唯恐不足。

帝自晓占候卜相^②，好为吴语；常夜置酒，仰视天文，谓萧后曰：“外间大有人图侬，然侬不失为长城公^③，卿不失为沈后^④，且共乐饮耳！”因引满沈醉。又尝引镜自照，顾谓萧后曰：“好头颈，谁当斫之！”后惊问故，帝笑曰：“贵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亦复何伤！”

帝见中原已乱，无心北归，欲都丹阳^⑤，保据江东^⑥，命群臣廷议之，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^⑦；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^⑧，请车驾还长安，与世基忿争而出。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^⑨：“江东卑湿，土地险狭，内奉万乘，外给三军，民不堪命，亦恐终散乱耳。”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^⑩。于是公卿皆阿意言：“江东之民望幸已久，陛下过江，抚而临之，此大禹之事也^⑪。”乃命治丹阳宫，将徙都之。

时江都粮尽，从驾骁果多关中人，久客思乡里，见帝无西意，多谋叛归，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^⑫，帝遣骑追斩之，而亡者犹不止，帝患之。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^⑬，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，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、直阁裴虔通谋曰^⑭：“今骁果人人欲亡，我欲言之，恐先事受诛；不言，于后事发，亦不免族灭，奈何？又闻关内沦没，李孝常以华阴叛，上囚其二弟，欲杀之。我辈家属皆在西，能无此虑乎？”二人皆惧，曰：“然则计将安出？”德戡曰：“骁果若亡，不若与之俱去。”二人皆曰：“善！”因转相招引，内史舍人元敏、虎牙郎将赵行枢、鹰扬郎将孟秉、符玺郎牛方裕、直长许弘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奉义、医正张

恺、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^⑤，日夜相结约，于广座明论叛计，无所畏避。有宫人白萧后曰：“外间人人欲反。”后曰：“任汝奏之。”宫人言于帝，帝大怒，以为非所宜言，斩之。其后宫人复白后，后曰：“天下事一朝至此，无可救者，何用言之，徒令帝忧耳！”自是无复言者。

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^⑥，杨士览、智及之甥也，二人以谋告智及，智及大喜。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，智及曰：“主上虽无道，威令尚行，卿等亡去，正如窦贤取死耳。今天实丧隋，英雄并起，同心叛者已数万人，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德戡等然之。行枢、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^⑦，结约既定，乃告化及。化及性弩怯，闻之，变色流汗，既而从之。

德戡使许弘仁、张恺入备身府^⑧，告所识者云：“陛下闻骁果欲叛，多醢毒酒，欲因享会，尽鸩杀之，独与南人留此。”骁果皆惧，转相告语，反谋益急。乙卯，德戡悉召骁果军吏，谕以所为，皆曰：“唯将军命！”是日，风霾昼昏。萧后^⑨，德戡盗御厩马，潜厉兵刃。是夕，元礼、裴虔通直阁下，专主殿内；唐奉义主闭城门，与虔通相知，诸门皆不下键。至三更，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，举火与城外相应。帝望见火，且闻外喧嚣，问何事。虔通对曰：“草坊失火，外人共救之耳！”时内外隔绝，帝以为然。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，劫候卫虎賁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^⑩。燕王倓觉有变^⑪，夜，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，至玄武门^⑫，诡奏曰：“臣猝中风，命悬俄顷，请得面辞。”裴虔通等不以闻，执囚之。

丙辰，天未明，德戡授虔通兵，以代诸门卫士。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，宿卫者传呼有贼，虔通乃还，闭诸门，独开东门，驱殿内宿卫者令出，皆投仗而走。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：“何物兵势太异^②！”虔通曰：“事势已然，不预将军事；将军慎毋动！”盛大骂曰：“老贼，是何物语！”不及被甲，与左右十余人拒战，为乱兵所杀。盛，楷之弟也。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武门^③，叩阁请曰：“兵仗尚全，犹堪破贼。陛下若出临战，人情自定；不然，祸今至矣。”竟无应者，军士稍散。贼执开远，义而释之。先是，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，谓之给使^④，以备非常，待遇优厚，至以宫人赐之。司宫魏氏为帝所信^⑤，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。是日，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，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。

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，帝闻乱，易服逃于西阁。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，魏氏启之，遂入永巷，问：“陛下安在？”有美人出，指之。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^⑥，帝映窗扉谓行达曰：“汝欲杀我邪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，但欲奉陛下西还耳。”因扶帝下阁。虔通，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，帝见之，谓曰：“卿非我故人乎^⑦！何恨而反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反，但将士思归，欲奉陛下还京师耳。”帝曰：“朕方欲归，正为上江米船未至，今与汝归耳！”虔通因勒兵守之。

至旦，孟秉以甲骑迎化及，化及战栗不能言，人有来谒之者，但俛首据鞍称罪过。化及至城门，德戡迎谒，引入朝堂，号为丞相。裴虔通谓帝曰：“百官悉在朝堂，陛下须

亲出慰劳。”进其从骑，逼帝乘之；帝嫌其鞍勒弊，更易新者，乃乘之。虔通执轡挟刀出宫门，贼徒喜噪动地。化及扬言曰：“何用持此物出，亟还与手。”帝问：“世基何在？”贼党马文举曰：“已枭首矣！”于是引帝还至寝殿，虔通、德戡等拔白刃侍立。帝叹曰：“我何罪至此？”文举曰：“陛下违弃宗庙，巡游不息，外勤征讨，内极奢淫，使丁壮尽于矢刃，女弱填于沟壑，四民丧业，盗贼蜂起；专任佞谀，饰非拒谏，何谓无罪！”帝曰：“我实负百姓；至于尔辈，荣禄兼极，何乃如是！今日之事，孰为首邪？”德戡曰：“溥天同怨，何止一人！”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，帝曰：“卿乃士人，何为亦尔？”德彝赧然而退。帝爱子赵王杲，年十二，在帝侧，号恸不已，虔通斩之，血溅御服。贼欲弑帝，帝曰：“天子死自有法，何得加以锋刃！取鸩酒来！”文举等不许，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。帝自解练巾授行达，缢杀之。初，帝自知必及于难，常以罍贮毒药自随，谓所幸诸姬曰：“若贼至，汝曹当先饮之，然后我饮。”及乱，顾索药，左右皆逃散，竟不能得。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，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。

帝每巡幸，常以蜀王秀自随，囚于骁果营。化及弑帝，欲奉秀立之，众议不可，乃杀秀及其七男。又杀齐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，隋氏宗室、外戚，无少长皆死。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，且以计全之。齐王暕素失爱于帝，恒相猜忌，帝闻乱，顾萧后曰：“得非阿孩邪？”化及使人就第诛暕，暕谓帝使收之，曰：“诏使且缓儿，儿不负国家！”贼曳

至街中，斩之，曠竟不知杀者为谁，父子至死不相明。又杀内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蘊、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、秘书监袁充、右翊卫将军宇文协、千牛宇文皐、梁公萧巨等及其子^⑤。巨，琮之弟子也。

难将作，江阳长张惠绍驰告裴蘊，与惠绍谋矫诏发郭下兵收化及等，扣门授帝。议定，遣报虞世基；世基疑告反者不实，抑而不许。须臾，难作，蘊叹曰：“谋及播郎^⑥，竟误人事！”虞世基宗人伋谓世基子符玺郎熙曰：“事势已然，吾将济卿南渡，同死何益！”熙曰：“弃父背君，求生何地！感尊之怀，自此决矣！”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代，化及不许。黄门侍郎裴矩知必将有乱，虽厮役皆厚遇之，又建策为骁果娶妇；及乱作，贼皆曰：“非裴黄门之罪。”既而化及至，矩迎拜马首，故得免。化及以苏威不预朝政，亦免之。威名位素重，往参化及；化及集众而见之，曲加殊礼。百官悉诣朝堂贺，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^⑦。许弘仁驰告之曰：“天子已崩，宇文将军摄政，阖朝文武咸集，天道人事自有代终，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^⑧！”善心怒，不肯行。弘仁反走上马，泣而去。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，既而释之。善心不舞蹈而出^⑨，化及怒曰：“此人大负气！”复命擒还，杀之。其母范氏，年九十二，抚柩不哭，曰：“能死国难^⑩，吾有子矣！”因卧不食，十余日而卒。唐王之入关也，张季珣之弟仲琰为上洛令，帅吏民拒守，部下杀之以降。宇文化及之乱，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^⑪，化及杀之，兄弟三人皆死国难，时人愧之。

化及自称大丞相，总百揆^⑧。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，居别宫，令发诏画敕书而已，仍以兵监守之。化及以弟智及为左仆射，士及为内史令^⑨，裴矩为右仆射。

【注释】

①江都：县名。治所在今扬州市。炀帝于大业十二年至江都。

②占候卜相：指视天象变化以测吉凶，灼龟甲取兆测吉凶以及视人形测其命运，泛称占卜术。

③长城公：南朝陈末代皇帝后主陈叔宝曾称长城公。

④沈后：陈后主皇后沈氏。

⑤丹阳：郡名。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。

⑥江东：一名江左。指芜湖、南京长江以东地区。

⑦内史侍郎：隋内史省属官。内史省原称中书省，为全国政务中枢，内史侍郎为其长官中书监、令之副。

⑧右候卫大将军：隋设左右候卫，管巡察逮捕，置大将军。

⑨门下录事：隋制，门下省置录事，掌总录文簿。衡水：县名。治所在今河北省衡水县西。

⑩御史：即御史台，为旧封建国家监察机构。

⑪此大禹之事：这是夏禹的事业。因大禹治水，功勋卓著，曾向南方巡狩，并大会诸侯于会稽，故引以作比。

⑫郎将：即中郎将，隋唐为中级军官。

⑬虎贲郎将：领禁卫兵军官。

⑭直阁：即直阁将军，为宿卫宫殿的领兵官。

⑮内史舍人：隋改中书舍人为内史舍人，专管诏令。虎牙郎将：将军名称。盖隋沿用改变东汉的虎牙将军为虎牙郎将。鹰扬郎将：将军名称。盖取鹰扬奋威之义。符玺郎：属门下省，掌符节印玺。直长：门下省六尚书各置直长，管国家政务。城门郎：皇城门禁的郎官，炀帝改城门校尉为此称。医正：为隋太医署官员，即司医。勋侍：为三侍之一。

⑯将作少监：亦称少府少监，专管工艺制造及钱币之事。

①⑦右屯卫将军：府军制京畿十二卫之一，置将军二人，从三品。

①⑧备身府：隋设左右领军府，炀帝改称备身府，掌官禁侍卫。

①⑨晡后：晡，申时，即下午三点到五点；晡后，五点以后，即傍晚。

②⑩候卫虎贲：候卫，主管京畿日夜巡察的军事机构；虎贲，盖虎贲将军之简称。

②⑪燕王倓：元德太子昭之子，代王侑之弟封燕王。

②⑫玄武门：皇宫正北门。

②⑬何物：哪一个，什么人，俗称什么家伙。

②⑭千牛：即千牛卫将军的省称。因其卫兵士皆执千牛刀而称。

②⑮给使：供差遣的人。

②⑯司宫：主管皇宫诸事的官。

②⑰校尉：武官名。隋为武散官。

②⑱故人：对旧吏的称谓。

②⑲与手：施毒手杀之。

②⑳阿孩：齐王暕的小字。

③①内史侍郎：隋时相当于专管朝政的宰相之职。御史大夫：隋专掌监察、执法的中央长官。左、右翊卫：禁军官署，置将军、大将军。秘书监：典司图籍的秘书省主官。 帛：音晓(xiǎo)

③②播郎：虞世基小字。

③③给事郎：隋改给事中为给事郎，掌侍从左右，献纳得失，校正文书。

③④低回：徘徊，犹豫。

③⑤舞蹈：此指行朝见之礼。

③⑥死国难：为国家危难而死。

③⑦千牛左右：隋制，领左右府有千牛左右，司射左右。

③⑧百揆：古代总领国政的官，亦泛指诸政务。

③⑨内史令：即中书令，隋改为内史令，掌著作简册、策命及爵禄废置。

【译文】

7 三月，初四，用齐公李元吉做镇北将军、太原道行军元帅，统领十五郡各军之事，听凭他便宜行事。

8 隋炀帝到了江都,更加荒淫,在宫中设一百多个房间,为各房间提供繁盛豪华的帷帐等设置,用美女充实居住,每天命一房间美女作主人,来迎接款待他。江都郡丞赵元楷掌管供应酒菜,炀帝与萧后及宠爱的姬妃,依次到每个房间欢宴饮酒,酒杯不离口,随从姬妃一千多人,也都常常喝醉。然而,炀帝眼见天下危机变乱,内心也纷乱不安,退朝以后,就绑幅头巾,穿着短衣,拄着拐杖信步漫游,遍经所有亭台馆阁,不到夜晚不休止,极切观看景色,唯恐没有满足。

炀帝自己懂得占卜术,爱好说吴地方言;常常在夜晚设置酒食,仰观天文,对萧后说:“外面大有人在图谋暗算我,然而我不失做长城公的陈后主,你不失为沈后,将共同欢乐畅饮罢了!”因此,满杯满杯饮酒,喝得滥醉。又曾用镜子自照,回头对萧后说:“好个头颈,该是谁砍掉它!”萧后惊问出言不吉利的缘故,炀帝笑着说:“贵贱苦乐,本是更替交换来承受的,也还感伤什么呢!”

炀帝看到中原已经动乱,没有心思回北方,想在丹阳建都,好确保拥有江东。于是,命令群臣当廷讨论这个方案,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也都认为这个方案好;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陈述不妥,请求皇帝归还长安,同虞世基愤怒论争而中途离去。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:“江东低下潮湿,土地形势险恶而又狭小,对内奉养万乘车马人等,对外供给三军所需,民众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,也恐怕最终还是导致散乱。”御史弹劾李桐客毁谤朝政。于是,公卿大臣们都迎合炀帝心意说:“江东民众仰望皇帝到来已经很久,陛下能过江来,安抚而亲临这个地方,这是大禹的盛事!”因此,炀帝就下令营建丹阳宫,将要迁都至这个地方。

这时,江都粮食已经用尽。跟从炀帝来的骁勇果敢兵士,大多数是关中人。他们长久客居异地,思念乡里,眼见炀帝没有向西回归之意,多数人图谋叛变归乡。郎将窦贤率领所管人马向西逃走,炀帝派遣骑兵追杀他们。可是,逃亡的人还是不能制止,炀帝为此

担忧。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，平素在炀帝面前很受宠信，炀帝派他率领骁勇果敢的兵士屯扎在东城，德戡与所友好的虎贲郎将元礼、直阁裴虔通谋划说：“现在，骁勇果敢的兵士，人人都想逃亡，我想报告，恐怕先前的事受处罚，不讲的话，到后来的事发生了，也免不了被灭族，怎么办呢？又听说关内沦陷，李孝常据华阴叛变，皇上囚禁他的二弟，将杀他们，我们的家属都在西边，能没有这种顾虑吗？”二人都感到恐惧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将从哪想出个办法来呢？”德戡说：“骁勇果敢的兵士假若逃亡，不如和他们一起逃走。”二人都说：“好！”因此，互相辗转招引同道，内史舍人元敏、虎牙郎将赵行枢、鹰扬将军孟秉、符玺郎牛方裕、直长许弘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奉义、医正张恺、勋侍杨士览等，都和他们是同谋，日夜聚结约会，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讨论叛变计划，没有什么所畏惧回避的。有宫人报告萧后说：“外面人人都想造反。”萧后说：“由你报告皇帝。”宫人报告了炀帝，炀帝非常愤怒，认为是不应该讲的，把她杀掉了。后来，宫人又向萧后报告，萧后说：“天下的事一旦到这个地步，不可救药，不用说了，说了只是使皇帝忧虑罢了！”此后再没人向皇帝汇报了。

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平素很有交情，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，赵、杨二人将谋划告诉宇文智及，智及大喜。司马德戡等预期三月十五日结伙向西逃走，宇文智及说：“皇上虽然无道，可威严政令还能推行，你们逃走，正象竇贤自取灭亡罢了。如今上天实要灭亡隋朝，英雄同时兴起，同心结伙叛变的已有数万人，因此举行大事，这是帝王的事业！”德戡等都同意这种看法。赵行枢、薛世良请求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文化及做主，商量已定，就告诉宇文文化及。宇文文化及生性驽钝胆怯，听到后，惊得变色流汗，后来表示赞成。

德戡派许弘仁、张恺进入专管日夜巡察的备身府，告诉所认识的人说：“皇帝听说骁勇果敢的军士想要叛变，于是酿制很多毒酒，

想借宴享大会，全都毒杀他们，独自与南方人留在此地。”骁勇果敢的军士都害怕，辗转相告这番话，谋划叛变抓得更紧。初十，德戡召来全部骁勇果敢的军吏，将如何行动告诉他们，都说：“我们只听将军的命令！”这天，大风骤起，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。傍晚，德戡盗取御用马厩的马，暗中磨砺兵刃准备武器。这天晚上，元礼、裴虔通在阁下值班，专门主管殿内事宜；唐奉义主管关闭城门，与虔通相约，各门都只关上，不下门闩。到了三更，德戡在东城聚集数万人，举火把为信号与城外相呼应。炀帝望见火光，又听到外面喧嚣，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。虔通回答道：“草坊失火，外面的人在共同救火罢了。”这时，宫廷内外已经隔绝，炀帝就认为是这样的了。智及与孟秉在城外聚集一千多人，劫持专管皇宫日夜巡逻的候卫虎贲冯普乐，布置士兵分别守住各街巷。燕王倓发现有变乱迹象，当夜，穿过方林门侧面的水洞而进入宫内，到玄武门，诡诈地上奏说：“我突然患了中风病，生命危在旦夕，请求能够让我面辞皇帝。”裴虔通等没把他的的话传达给皇帝，还把他抓住囚禁起来。十一日，天没亮，司马德戡授给裴虔通士兵，来代替各门的卫士。裴虔通从门口率领数百骑兵到成象殿，守卫的士兵传呼有贼，于是虔通就回头来关闭诸门，只打开东门，驱赶殿内宿卫的士兵，命令他们都出去，他们都投弃兵杖而走开了。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虔通说：“什么人的兵，势态太可异了！”虔通回答说：“事态形势已经是这样的了，和你将军无关的事，请将军慎重不要轻举妄动！”独孤盛大骂道：“老贼，这是什么话！”来不及披上盔甲，同左右十几个卫士与虔通的士兵拒战，被乱兵杀死。独孤盛是独孤楷的弟弟。千牛独孤开远率领殿内兵数百人到玄览门，叩门请求说：“兵仗武器还在，还能打败贼人。陛下若能出面亲临指挥战斗，人们的情绪自然安定，不然，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。”始终没有人答应，军士慢慢散亡。叛贼抓住了开远，因看在他的义气上，释放了他。在这之前，炀帝挑选骁勇健壮的官奴数百人，布置在玄武门，称谓他们为给使，以备非常之用，待遇优